

海岱青州聚众贤，洋溪湖碧水涓涓。  
富公拂力挠兵事，修老文宗擢政坛。  
忧世忧民匡社稷，良师良相做清官。  
归来堂上易安女，词调婉约动九天。

〔双调·水仙子〕

贺第五届中华诗人节

在青州开幕

◎张思勰

文人墨客聚青州，清照词研鼓劲头。  
东夷文化渊源厚，诗人节上热搜。效三贤  
后乐先忧。云门寿，天道酬，怎不叫人大  
放歌喉？

热烈祝贺第五届中华诗人节

在青州召开

◎刘清华

鹿鸣五度聚山宾，海岱旌招复采芹。  
自此云门春不锁，东风只候咏诗人。

〔中吕·普天乐〕

贺第五届

中华诗人节开幕

◎刘汉泽

雨催花，风吹柳，斑斓山水，春满青  
州。微笑佛，醇香酒，远眺云门摩崖寿，看  
诗人，再展风流。婉约海棠，易安居士，穿  
越赓酬。

## 沂山

◎薛良富

自是山灵气所钟，九重殿宇近天官。  
松摇云影峰峰碧，鸟语泉声壑壑通。  
处处林间吟雅韵，层层谷底醉朦胧。  
沂川大地美如画，芸萃骈邑万古丰。



新山玉皇顶 郭超 摄

# 古村井塘

◎王庆德



青州市王府街道井塘古村 付生 摄

你去过井塘吗？

井塘是古的，是石头垒成的。

岁月染出了她古艳的美，刚硬酿成了她纯朴的风，如一首古典的乐章凝固在玲珑山东麓上。屈指算来，已是五六百年了。

明初是一个大迁徙的年代。井塘的先人在颠沛流离中，遥遥地看到一座挺拔秀丽的山。山峰七窍玲珑，山下树木葱郁，山坡上有祠，祭祀着逢公。他们就此安顿下来，依山筑屋，沿坡开荒，在东沟的山脚交汇处凿井。有井，就有了生存的根。

井凿至三丈许，水汩汩而出。穿石做了井口，井侧筑了石塘。水自井入塘，塘溢入河，清清澈澈，昼夜不息。这井和塘连在一起，就成了村的名字——井塘。

看井塘古村也是要从这里起始的。

如今的井口不知是第几代，依然一块整石穿凿而成。绳痕如眉，深深地刻在井沿上，又深有几寸了。井旁凿了石槽，水是常满的。经过日晒，水变温了，宜于畜饮。“日至夕矣，牛羊下来。”这里便是羊欢牛叫、鞭声脆响和人们说笑的地方。

井台对面有关帝庙，庙前是古戏台。传承了多少年的子弟班，每年正月初三开台，

锣鼓铿锵，丝竹悠扬，在这里唱上三天大戏，演绎那些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。从古戏台向上望去，石头垒成的房子，一家高起一家，一直擦到山脊。两条光滑的青石街，从井台南北两侧，分别越过仪凤、青龙两座石桥，向村内，也是向山坡蜿蜒上去。这两条长街又分出了许多小街窄巷，左支右出，方折圆转，不见端倪。大街小巷，宽宽窄窄，一律青石铺就，几百年来，人们用鞋底打磨得油光锃亮。

那青石板的古韵是诱人的，内涵是深沉的，踏在青石板上行走，脚轻轻的，就如同寻一个长梦。

石街深深，寂静而悄然，正遐思渺远的时候，不期然会有一堵石墙挡在前面，似乎此路不通，可转过墙角又豁然开朗，石街继续延伸，望不见尽头。日洒金辉，石街青光耀耀；一阵骤雨，刷去飞尘，那石街就可以照出人的影子来。朗月当空，石街如银，是无物不容的空灵；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薄云笼月下的石街，那苍茫有着浓浓的禅意。

石街两侧是高高低低的石墙，石墙上是一间一间的平台，平台上是一座座四合院。石为巷，石为墙，石为屋。不用泥巴，不

用石灰，更没有水泥，干埵到顶，笔直，板平。二三百个四合院，院院都围石头墙，家家都是石头屋。有的整个院子就一两块石板。风雨岁月，石头泛出包浆，茫茫苍苍，圆润可人。院院有树，家家种花。杏花未罢，桃花争开，满院光鲜，间或探出花枝，迎着行人。榆树高过了屋顶，串串榆钱，可观可食，那是春的美味。几株古槐尤惹人注目。根，盘曲如龙；干，半立半枯。那枝叶仍生机盎然，直要长到天上去。

然而，这茂盛着花木的古街里，石院里，已没有多少人家，人们多已搬出，留下了这院和墙、树和屋。有的房子还完好着，屋前的石阶静静地躺着，圆圆的石磨，方正的石槽蹲在院中；有的只剩里墙兀立在那里，不知兀立了多少年，经历了多少风雨，依然不倒，不斜。这况味，似乎是一种执着和不舍，抑或是一种永远的思念，扯不断的留恋。

这里地处东坡，只可观日出，不能看夕阳，背阴得很。隆冬三九，冰天雪地，到山脚下担水，便是一件难事。一旦滑倒，那水桶便从高高的石阶上一直滚到山脚。时代变了，生存条件也跟着变化。人们陆续搬到了向阳的地方，屋顶上的茅草也换成了红瓦。

## 光影潍坊

摄影：常方方

拍摄地点：高密市南湖植物园



## 围炉煮茶

我家门前有条河。自退休后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带着娘回到这里，回到这个渠河北岸曾经生我养我的村庄。

料峭春风新曦微露中，伫立在这个祖辈留下来的农家小院里，我首先嗅到了一种花的香气。香气是从我与娘亲睡眠的东炕房屋窗前溢出。一种黄黄的、小小的、一点也不起眼，不华丽的花。我对花开并不敏感，可对这种花，却是别样。

它是迎春花。是早已远行的父亲当年种下的。

《迎春花》，作为小说读它时，还在小学三四年级。那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小说，一律称为“故事书”。从《迎春花》开始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就陆续弄到了《苦菜花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三家巷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旗谱》等，对“故事书”的嗅觉也由此变得格外灵敏。这些书，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。长大后要当一名作家的愿望也就此发刼。

少时梦当作家，及壮始知当亦难。直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，我从潍坊医学院调往滨州医学院，又从滨州医学院调往潍坊学院后，在繁忙工作之余，被当地影响最大的一家报纸聘为专栏作者，为每周一期的阅读专栏写稿，由此才算是正式与文学沾上了边，年少时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也藉此开始

# 寻一处镶着云影的泽畔

◎牛钟顺

明生暗长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写下了近二百篇书评文稿和散文，作为主编之一或独立完成出版了数本文集，由此成为了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和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。

有人说小时候盼长大，长大后盼退休。的确是的。在拥有四十余年工龄后，终于迎来了退休后的闲适时光。在陪伴娘的日子里依然坚持笔耕，见缝插针写下了二十余万字，并大都发表于全国各文学报刊和权威网络媒体。于是再出本书的愿望就一直萦绕于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这一愿望逐渐长成了一棵树，这棵树眼见其枝杈横斜，一副以供他人特别是后来人推折抑或攀援的样子。而他们两位的这些话语，也同样给了我能够“固执己见”的支撑和鼓励——

毕淑敏女士说，所有的商品和文字相比，都是速朽的。对于现世，人们注重物质。对于久远，人们更注重精神。它不仅仅是富裕的精力有所附丽，主要是精神有了种舒展自如的安置和发挥，感受到人生的美好真谛。一个人的魅力，往往在他退休后看得更清楚。属于职务的光环被岁月褪去，属于个人的精神光芒焕发出来。这个过程对有的人是苦闷，对有的人是新生。

梁晓声先生说，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。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，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，人

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，而那正是他自己。自己与自己交谈，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，他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。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笔有足够的纸，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。

深以为然，深以为然啊。

还有他们，还有这些诗意的文字：钟顺先生，这诗歌穿越无限的时间和空间，仿佛是对您心灵和文字的贴切呈现——热爱时间，思念母亲，静悄悄地做人，像早晨一样清白——著名作家暨文艺评论家李一鸣先生送上的深情祝福；《云影泽畔》是一部文质兼美的散文集，传达的是人类向善，向美的终极追求。其中的文字多是淡淡的叙述，却充盈着丰沛的诗意和饱满的情愫，流动着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感知——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先生给予的鞭策鼓励：一个称职的作家，总会在作品中袒露出自己的灵魂。一部优秀的作品，总会映照出作家本真的自我。牛钟顺先生和他的文集《云影泽畔》，就是这样的作家和作品——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先生送上的褒奖赞许：孙犁先生说过，彩云流散了，留在记忆里仍是彩云；莺歌远去了，留在耳边还是莺歌。我从《云影泽畔》的眼眶深处，看到的是一些别处所没有的东西，即使在萧条的枝头上，

也能听到花开的声音——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侯健飞先生给予的教诲希冀。

感动我心，感动我心啊。他们热情洋溢的话语，他们对一位文学逐梦人的错爱和厚爱，像久旱的甘霖，滋润着一个文学逐梦人亟待滋润的心田；像鼓荡的春风，涨满着一个文学逐梦人前行路上亟待涨满的风帆。从而亦使一本小书的诗意本真与卓越追求有了归依和寄托，使其得以具有足可熠熠生辉的元素而格外壮阔、丰富和灵动起来。

现在的我，已在渐渐走向暮年，走向终老。可迎春花，依然是年年开放，依然是开得鲜艳，依然是冯德英先生在“书”中所描述的样子而没有丁点儿改变，依然在迎接着一个春天的到来。于是，这个村庄尤其是拥有一树树一株株花开的这个小院，对我来说就是海桑（你自己来吧）诗中的云影泽畔吧：

你的青春你的梦想这两片花翅膀呀  
已经没有春天了，头发都白了  
去找个镶着云影的泽畔，你坐下来  
梳理你清水中的一生吧  
再问问那树梢的月亮到底是谁家的  
女儿  
漂漂亮亮，选定在哪个日子出嫁  
……